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
開鎖人的曲別針
解讀文字世界裏的香港、人生和信仰

作者

胡燕青 Wu, Yin-Ching

責任編輯

羅慧琪

裝幀設計

奇文雲海 / 設計顧問

■

出版 / 發行

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 號富騰工業中心 1011 室

LOGOS PUBLISHERS

Unit 1011, Fo Tan Ind. Centre, 26 Au Pui Wan St., Shatin, Hong Kong

電話：(852) 2687-0331 傳真：(852) 2687-0281

網址：<http://www.logos.com.hk>

承印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2016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6/2016 初版

Cat. No. LP837

ISBN: 978-962-457-523-1

©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經文取自《新標點和合本聖經》，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年份 2025 2024 2023 2022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目錄

一 香港，補丁的民謠

- 1 翻滾的衝動——讀麥樹堅的散文〈泥鯁〉..... 2
- 2 回憶的收集與鋪展——陳德錦筆下的香港情懷..... 8
- 3 詩人也要過日子——香港新詩裏的衣食住行..... 26

二 生命，不刪之文本

- 4 開鎖人的曲別針——新詩無密碼，生命有宏圖..... 88
- 5 閱讀苦瓜的苦——讀黃偉文、張芳慈、梁秉鈞及
余光中的作品..... 96
- 6 蒙塔來的祕密——讀〈也許，一天清晨〉..... 103
- 7 大亨不大，小傳不小——為李安納度重讀《大亨小傳》.. 109
- 8 與〈金鎖記〉匹敵的最佳短篇——讀張愛玲的〈留情〉... 113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vi 開鎖人的曲別針

三 青春，首富的零用

- 9 電車的響聲——讀葉英傑的詩集《尋找最舒適的坐姿》... 118
- 10 灰小姐與紅豆湯圓——讀游欣妮的詩集《紅豆湯圓》... 124
- 11 陽光下一片孤獨的細節——讀文於天的詩集《狼狽》... 139
- 12 殘酷，生命的本質——讀麥樹堅散文集《絢光細瀧》... 149

四 信仰，奔流的水桌

- 13 不惑之年的疑問與答案——讀陳德錦的詩集《疑問》... 162
- 14 路雅的路——讀路雅的信仰詩... 178
- 15 上帝在沙上書寫——讀托馬斯·特朗斯特羅默的作品... 204
- 16 誠實的靈魂——讀 R. S. 托馬斯詩作隨筆... 236

註釋..... 287

延伸閱讀..... 293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一

香港，補丁的民謠

近年，書寫香港的文字頗多，但不少寫得粗疏；文學的眼睛卻是含蓄而敏細的，細到要用安靜的心來讀。

1

翻滾的衝動

——讀麥樹堅的散文〈泥鯁〉

〈泥鯁〉是一篇寫得非常細密的大散文。樹堅的文筆向來如此，但這一篇在細密之上又再加上了含蓄，要在閱讀時盡得其精粹，必須加倍專注，否則會錯過作品真正的主題，誤以為它只是單純寫童年往事的小品。這篇長達二千八百字的散文於《大頭菜文藝月刊》創刊號（2015年9月）發表，現收錄於麥樹堅的散文集《絢光細瀧》¹中。

這個作品以三次釣泥鯁的經歷為主要「站台」，讓閱讀列車上的我們得以稍微駐腳、好好前瞻和回顧。文章開始不久，小小的「泥鯁」已經登上了作者精心設計的舞台——牠在超市魚缸水深五寸的「淺水區」裏游動，點燃了作者一連串成長的記憶。那小池是「花蟹和龍蝦都有蟹不能展」的狹窄環境，是作者的處境，也就是大部分香港人的現實。「花蟹和龍蝦」的尊貴和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 翻滾的衝動——讀麥樹堅的散文〈泥鯁〉

3

美麗是泥鯁所沒有的，牠只是「下價魚」，然而牠更有能力在惡劣的環境裏求存。故事開始於八十年代後期。那時，樹堅的父親帶他到「誰多利亞港」去釣魚，首先上釣的正是泥鯁。

樹堅娓娓道來，把文章刻意佈置成一個小男孩央求父親帶他去釣魚的親情故事。其中上百細節，包括如何從屯門坐車坐船到中環去的過程，卜公碼頭的場景、老伯所賣的魚餌等，無一乖離現實，絕對能夠滿足淺層閱讀的需要；然而他同時也創造了深層閱讀的空間，像一個巨大而華麗的溶洞，使人驚歎的景色就在讀者腳底下的隱藏世界裏開展。作者如此安排，讓匆忙的讀者可以繼續匆忙，他仍必看到一段完整的個人歷史；但細心的讀者也不會白白花了心思，因為他們必得到一個屬於廣大香港市民的立體世界。原來樹堅筆下不但跳躍著個人的不安，更充滿整個社會的失衡：「老伯送的魚餌極好用：乾淨、易拿捏又有效。多年後我上網解謎，才知道那團鮮黃色是麵粉、雞蛋、糖等食材的混合物，不過比例要斟酌」，「否則黏度不夠又無香味」。一如水面冰山的剔透冷靜其實意味著更深沉、更龐大的實體——當頂端的任何角落融化，等平的水面下其實潛伏著某種巨大的、翻滾的衝動。「誰多利亞港」的「誰」看似一個小學生所寫的錯別字，其實是個文學亮點；而「卜公」也暗示著社會的「不公」。往日的香港之所以「香」，條件是各階層人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4 開鎖人的曲別針

的「比例」均經過「斟酌」，而「黏」則隱隱指向城市的凝聚力，雖然當時的世界也不完全公平，但人人有生存空間——小市民如此，泥鯁也一樣。但現在，「誰」一直為了使自己「多利」，令這個地方累積起必須先翻滾才得以平復的怨憤？

八十年代，香港輕工業優勢漸失，工廠紛紛移設內地，本來在香港工作的父親隨廠北上，要養家辛苦得多了。此次放假釣魚，「接連的成功令父親得意忘形，而『得意忘形』是他訓斥我的常用詞。父親向來嚴肅、克制、自律，我沒想過他會咧嘴高舉魚穫，讓泥鯁甩出的污水沾濕眼鏡。我後來才知道他在國內工作吃了不少苦頭，這記得意忘形是情緒的反彈，是心情的瞬間空白」。這是多少香港一家之主的苦況！「喝過湯，父親歪在沙發上睡睡醒醒，翌日又長途跋涉上深圳工作。」

大半年後，樹堅父子第二次去釣泥鯁，但其時他們已經再找不到夠黏度又有香味的魚餌了。那麼泥鯁吃甚麼呢？問題正正就在這裏。樹堅說：「我們勉為其難以小食亭售賣的蛋糕當魚餌，可是蛋糕遇水即溶，結果只僥倖釣到一、兩條咬魚鈎的傻泥鯁。」時代變了，當「搬廠浪潮捲走工業區一半廠房，輕工業山窮水盡，父親必須中、港兩邊走才保得住工作。起初他每周上去兩、三天，後來是連續六天，忙起來甚至不回港」。不知多少香港家庭須要變形、扭曲才能把孩子養大，更不知多少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 翻滾的衝動——讀麥樹堅的散文〈泥鯁〉

5

孩子被迫面對破碎的家庭。樹堅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給「催熟」了的：「那年我升中，是個欠缺存在感的幽靈學生。……在學校裏，老師已認定公然說粗話的我會被中三淘汰試篩走。父親不太關心我的學業，低低的班名次、級名次皆被我用藉口搪塞過去。充足的零用錢，讓我毫無顧忌買漫畫、球鞋，若非躲在房裏臨摹漫畫人物，就是抱著籃球走出去。父親也開始幽靈，回家的模樣像客人，大事無法等他回港才處理，小事亦似乎不該由他跟進……」然而城市卻看不見自己的悲劇：「我因而長大，也因而落後。」父子間不再親密，二人甚至在文化上漸漸變得疏離：「學校讓我在英女皇壽辰、復活節、聖誕節放假，父親卻放勞動節、國慶、中秋節，父親放正日，我放翌日。我的暑假裏，他只有一、兩個星期天有空。」對個人來說，這是人生心結的開始；對社會來說，這是新一代與父輩割離的關鍵時期。樹堅要描述的，遠多於私人的缺陷或難受。

第三次釣泥鯁，是樹堅一個人自製了魚餌去釣的。於此，讀者必須小心掌握兩個小節。第一，魚餌比以前的差多了，但泥鯁還是搶著吃。第二，他釣到了魚，反應和父親當年的竟然十分相似——他差點「得意忘形對著桶裏的魚說：『貪吃吃了你的命』」。但我們仍不免要問：為甚麼新一代的泥鯁飢不擇食？他母親說過，牠們是「魚世界的基層」。同樣，人世界的基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6 開鎖人的曲別針

層也必須拚命去搶才不至於餓肚子。樹堅終於明白自己和父親都不過是泥鯁：「直至我投身社會，在崗位上多番遇險、觸礁，不斷刷新疲累的最深體驗，充當不公平的裁判輕易准許薪金打倒理想……我驚覺自己多年來愚昧和軟弱。我取笑泥鯁貪吃，皆因我未嘗為生存而恐懼。」這一段話，我認為是本文的「鑰節」，它揭開了泥鯁「貪吃」的真相，解釋了父親幽靈的存在，釐清了父子倆在社會上的身分。一次游泳時，他們看見了幾條小小的魚兒。「有幾條像泥鯁。牠們不怕人，可能覺得我和父親是魚，海水將我們歸納在一起。」人和泥鯁，命運相同，是人生修辭裏的互文。

這個作品的末段只有兩行，總共才幾十字，讀者卻不能掉以輕心：原來，廣場級超市（很重要的大集團象徵）中的魚缸裏，已經沒有了泥鯁，意味著這些基層魚兒連只剩下五寸水的淺水缸這個棲身之所也沒有了。取而代之，是「互相攻擊的白蝦」。

樹堅的語調是悲觀的，他的收筆是如此簡潔到點，卻因此讓人心寒。泥鯁接連失去覓食的環境，即使是卜公碼頭那樣不公的地方、即使是超級市場那超淺的水。牠似乎要走上絕路了。這一代青年人（包括我的兒女）大半都是隨流覓食且甚麼都肯吃的泥鯁。上市公司收購了公共屋邨的商場，把小攤子趕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 翻滾的衝動——讀麥樹堅的散文〈泥鯁〉 7

走，一句「股東利益」就橫行天下；金子店霸佔著彌敦道，業主們大大受益，同樣只說句「價高者得」就天經地義。中產階級漸成歷史名稱。小泥鯁無奈地鑽進了橫街窄巷天水圍，彷彿只能看著自己的日子為著僅足以維持生命的口糧流失。老實說，這篇散文是我近來讀到的、最使人傷心的散文；但這傷心裏仍有著歡喜，歡喜我們這個城市竟然還擁有這麼厲害的年輕寫手。

All Rights Reserved

2

回憶的收集與鋪展 ——陳德錦筆下的香港情懷

「雖然我把較多的興趣和時間放在寫詩上，散文的創作也沒有停止過……」陳德錦在一九八六年春天出版的散文集《登山集》¹的〈後記〉裏這樣說。數十年過去了，學術著作以外，陳德錦確實一直從事新詩和散文創作，共出版過四本詩集和四本散文集，其中散文集《愛島的人》²和新詩集《疑問》³分別奪得第三屆「中文文學創作雙年獎散文組首獎」（1995）及第八屆新詩組推薦獎（2005）。到了今天，陳德錦的創作範疇仍在擴大：他於二〇〇六年出版的中篇小說《盛開的桃金孃》⁴再獲殊榮，得到第九屆小說組的推薦獎（2007）。這個以澳門為故事背景的作品，水平同樣受到肯定。

不過，這部小說同時讓我再一次注意到陳德錦的「香港作家」身分。像鍾偉民的長篇小說《花渡》⁵一樣，《盛開的桃金孃》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 回憶的收集與鋪展——陳德錦筆下的香港情懷

9

是綻放在故土上的花，它給我的想象世界髹上了一層薄薄的珍珠色：光亮，但朦朧；高貴，卻遙遠。作者要從記憶提取的是哪一個時代、哪一種處境的澳門呢？為甚麼是澳門而不是香港呢？文學作品中的細節，最能呈現作家潛意識裏的「故鄉」。毋庸置疑，陳德錦已經是個香港人了，但他的第一本獲獎小說情節破土之處卻不是香港。如果我這個糾纏著藤蔓的思維焦點讓讀者見笑，說我不自覺落入嫉妒的陷阱了，說我想把陳德錦這位高手據為「港」有，我覺得有必要稍微解釋一下：首先，我相信陳德錦本人不會否認這個「香港作家」的身分；其次，我承認自己之所以對這一點感到興趣，確源自少許共同經歷。我也不是在香港出生的。我老家在廣州，八歲來港定居，至此已經超過半世紀了。陳德錦也不再是香港「孩子」。不知道是出於主觀偏見還是對「本地」文壇的自然反應，我總覺得我們這些寫作人和香港出生的作家有點不同，與完全成長之後才來港生活的文字工作者（即一般人眼中的「南來作家」）也不一樣。「香港人」的身分，對我們來說，是某種期望在暗暗破碎或實現，也是某種感恩的心情在慢慢形成或消滅，更是歸屬感的不斷碎落和重建；而這一切都牽拽著根部的自我形象問題，加上不怎麼強烈但持續不滅的適應之痛，正是我們這些站在異地童年的記憶之上、而又在香港長大成人的作者所獨有的。

邊緣：另類的歸屬與自由

陳德錦怎樣理解自己的香港作家身分呢？他在私函裏說：「在澳門居住時，生活是很枯燥的，那時香港甚麼都比澳門好，道路彷彿明亮寬大一點，看醫生也好像容易見效一些，因此總希望早日在這裏生活。怎知一向在澳門懶散慣了的我，應付香港的功課感到十分吃力。在某種『寂寞』驅使下，便愛好了文學……到今天，三四十年後，可以客觀一點來看香港了。雖然給人叫做『香港作者』，卻有點『客居』之感。最近還想寫一點東西表達這種感覺：我的『香港』是昔日的香港，實際上也遠離我。雖然這香港在某程度上打造了我，好的東西我仍十分珍惜……」今年五十多歲的陳德錦，和香港這個已經生活了「三四十年」的城市依舊有著一點點觀察的距離——視覺上的、時間上的、人情上的、期望上的。他自覺到這種距離所蘊含的不安，也珍惜著這種難得的「客居」情懷所帶來的「寂寞」，以及由這種「寂寞」衍生出來的創作原動力。這一切，成就了一種有點與眾不同、卻不離越港人視野的觀點，隱含著「異鄉人」的好奇、冷靜和謙遜，也帶有幾分保留和論斷，因此他對本地的一切既無要求、亦無衝動。陳德錦保存城市記憶的磁卡，不是夾在一個階層和另一個階層之間的忌恨，乃是一種由人文精神催生的可延伸靜觀；不是被個人經驗牢籠的情緒，乃是由客觀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2 回憶的收集與鋪展——陳德錦筆下的香港情懷

11

事實墊疊而成的、屬於老百姓的多色歷史層：

百多年來，商號買辦、高等華人、「公白行」的煙販、橫巷的娼妓、搬米的苦力，都一一走過。今天，香港人在這裏興家立業，忙碌勤奮，國籍、身分已無關宏旨。我喜歡這裏的涼茶店、米鋪、做畫框的工藝店，雖然我並不是顧客。我喜歡各式食店，你愛吃甚麼，你的經濟能力總可以應付得來。街頭巷尾有補鞋、改衫、修理電器的工匠，花店、藥房、紙號、書局，長期服務社區，不事招徠新客。這裏也有賣舊書的鋪子，些利街有時真能找到浪漫派的雪萊。

——節錄自〈走下蘇豪區〉⁶

換句話說，城市與市民「老夫老妻」的「想當然」關係，不等同香港和陳德錦的關係。在澳門度過的童年，依舊調整著他與香港和港人之間的愛情和期許，並不時讓陳德錦敏感地伸出試探的觸鬚。如同愛情在說破之前的曖昧，這種不穩定的情感在延續，但也因為這樣，作家與城市的關係仍帶著一點點懷疑，有時竟比夫妻之間的日常生活更具備愛情的感覺：

©2016 by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12 開鎖人的曲別針

說「鴛鴦」是香港道地的飲品，我無法提出反對的證據。但三十多年前，在離香港不遠的一個小城，我親耳聽到有人在餐室揚聲：「一杯鴛鴦！」那些餐室自然十分簡陋，沒有過膠的餐牌，也沒有午餐、常餐之設。是否有餐室老闆發明這飲料，更無從稽考。大概是有客人這樣「柯打」，才有「水吧」（調製飲品的服務員）為客人泡製。最有趣的版本可能是：「一天，某餐室的伙計因為跟女友拌嘴，心情不好，有意無意把咖啡注入半杯紅茶上杓。客人呷了一口，竟覺其味無窮，深入詢查，始知是『咖啡溝奶茶』，遂街知巷聞，為人所愛。」

——節錄自〈為鴛鴦一辯〉⁷

這段文字使人莞爾。如同「茶啡」的搭配、「鴛鴦」的和合，陳德錦的香港散文落入其澳門孩子的獨特視角裏，清香可口，也成為本地特色之一。「鴛鴦」之名，頗能道出其作品中獨特的味道：「既然『鴛鴦』是我們的文化，就應像文化那樣，自由地發展、演變、延續它的生命力。」（〈為鴛鴦一辯〉）這篇文章小小的結語，透露了陳德錦的願望。自由地發展、演變、延續，不再計較品類純正與否。陳德錦這種眼光非常吸引我——我童年